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
第六十五回 海操江繳旨入京 周進士賦詩脫罪

傳宣諭祭到林泉，衰朽如何惜暮年？ 秣馬脂車圖報國，剔奸誅佞削職權。

話說海爺聽見陸元龍哭拜，便對夫人說道：「這個門生哭得傷心，請他進來問個明白。」夫人即叫海重去請。海重領命，請元龍進見。

元龍見了海爺道：「呵！恩師，早知恩師在世，門下何必這等傷心？恩師上坐，容門生參見。」海爺答禮。元龍袖中取出白銀一錠，雙手送上道：「些微薄禮，望乞笑納。」海爺收了，道：「多謝。請問尊夫人還是在家麼，還是在京？有幾位令郎了？」元龍道：「房下在京，生了兩個兒子。」海爺道：「你在京可曾拜在張閣老門下麼？」元龍忙忙打躬道：「門下遵師教訓，豈肯作權門鷹犬？」海爺道：「好！這才是我的門生。」

元龍道：「朝內奸佞滿朝，忠良十去八九。門下也曾幾次告假，聖上不准，只得勉強供職。聖上要差人齎送御祭，門下特討這個差來，見恩師、恩母。」海爺道：「請問賢契，你如何知我未死？」元龍道：「一則京師並無傳言，二則是恩師是有膽量的，豈肯便死？故此特討此差。再不想恩師這樣排布，把門生唬得魂不附體。」

海爺道：「賢契，那張居正所行之事，必然盡知，可細細說與老夫知道。」元龍道：「恩師聽稟：昔日先帝托孤居正，他抱著幼主登基，忽將小主放在旁邊，他自己坐下龍亭，誰知百神扶助，把他跌下。他爬起來抱小主從新坐下，文武百官朝駕。」

那四歲的幼主，知什麼？任他傳宣旨意，要升便升，要殺便殺，難以盡述。萬曆元年，鎮東遼王罵他奸惡，他第二日著兵部提兵圍住王府，將他一門千餘口殺得罄空，又將他金銀抄為己物。

又使人丈量岫岵山楊家將田畝，照畝加糧，人人痛恨。又將外國進貢寶物，叫巧匠連夜照樣做個假的抽換。又常酒醉戲弄宮女，擅睡龍牀，被太后娘娘撞見，立時逐出。如今皇帝長成了，他不便自行，乃哀求皇帝賜他長子狀元。目下因皇上夢兆，要宣恩師到京授爵，他竟敢謊奏恩師已死。故此海爺差門下齎御祭到府，恩師當香案接旨。」海爺道：「不可開讀，若接了，便進不得京了。」元龍道：「恩師要進京何事？」海爺道：「老夫進京，要扳倒張居正。」元龍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目下朝廷就是他做，倘被他暗害，如何是好？」海爺道：「賢契你不曉得。」

當初嚴嵩也是我扳倒，何況於他！」元龍道：「恩師既不開詔，叫門下怎麼回京復旨？」海爺道：「不難。待我先趕到京，交還敕旨，你隨後慢慢來京便是了。」元龍道：「既如此，門生也要假祭一番，掩人耳目。」海爺道：「悉聽尊便。」

陸爺出廳，忙叫左右排下祭禮，換了素服假祭。各官依次祭奠已畢，紛紛辭出。

海爺便叫海洪、海安：「你二人快些收拾行李，同我進京。」

海洪道：「進京何事？」海爺道：「要做官。」海洪道：「小人有了年紀，身體多病，又兼腸胃不時泄瀉，去不得的。海安跟去罷。」海安連忙說道：「小人近日腳硬，又兼每夜夢遺，去不得的。還是叫海洪去的是。」海爺道：「胡說！我與你二人是老伙計，總要齊去。」主僕三人相議已定，裡面夫人、小姐聞知，再三相勸。海爺道：「下官與夫人做了一世夫妻，只生一女，我進京之後，可叫女兒時時來往。就是海洪、海安待我如同父母，我待他亦同子姪。他如今上京，他的妻子在家，夫人另眼看待她。」夫人、小姐含悲領命。

海爺又喚海洪、海安：「你二人速去端正盤費。」二人道：「老爺進京，如何要小人端正盤費？」海爺道：「我當初還鄉之日，兩袖清風，你難道不知？今要進京，不是你端正麼？」

海洪道：「老爺說也好笑，老爺兩袖『清風』，難道奴才兩袖不是『明月』？」海爺道：「蠢才！那許多祭客送的許多紙錠，要來燒化，這豈不是盤費麼？」二人道：「這錠只好陰間去用，陽間那裡用得著？」海爺道：「狗才！為何這等不明白？拿到紙錠店中，怕不換十餘兩銀子，就可做得盤費了？」二人說「是」，忙叫集家人，盡行挑入城中，換出花銀二十餘兩。

次日，主僕三人正要起行，只見女婿呂端忙忙跑到，說道：「聞岳丈大人進京，小婿特來送行。」海爺囑道：「我去後，賢婿宜常常來家看望岳母。」呂端含淚領命。海爺竟出家門，洋洋而去。

行不半日，兩個家人叫道：「老爺，小的二人挑不得了。」

老爺家裡說過，行李三人輪挑的。」海爺道：「如此你們先挑一程。」二人道：「小人出門挑過了。」海爺只得挑起，肩頭疼痛，寸步難行，叫道：「海洪，我老爺挑不起了！」海洪道：「挑不起回去罷。」海爺道：「你去僱個牲口罷。」海洪即刻僱了牲口。

主僕一路行來，到了臨青地界，漸漸紅日沉山，晚煙四起，遠望前面掛一盞燈，知是歇店之處。

海爺上前問道：「店家可有乾淨房子麼？」主人答道：「沒有了，只有一間柴房是空的，未曾打掃，不敢得罪老爺。」海爺心中想道：「天色已晚，無處可歇。」便應道：「就是柴房也罷，你去打掃起來。」店家道：「如此請進。」便走去打掃。

海洪搬進行李，主僕三人進店一看，只見客人紛紛，十分鬧熱。海爺也不管他，只在房中獨坐。店家端正了一碗熟菜，一盤牛肉，一壺酒。海爺自斟自酌，心內想道：「我這番進京，要扳倒張居正，本章也不用幾句。只是面見他時，看他將什麼話問我，我回他什麼言語，只須一句不投，我動手便打，看他怎麼樣！」海爺心中暗算，手中便停了杯不飲。海洪看了，便說：「老爺怎麼不飲酒飯？夜深了，請吃完睡罷。」海爺也不答應，只是心中暗想。

只聽得樓上歎氣聲，將靴向樓板一蹬，板隙灰塵掉下來，落在海爺碗內，如下了胡椒一般。海洪就罵：「那樓上狗娘養的！不管樓下有人，只管蹬你娘的屁！」海爺說：「不要囉嗦。」

我已吃飽，不吃便了。」

主僕正在講話，又聽見樓上有人叫道：「小使把窗門開了。」

有人應道：「曉得。」呀的開窗門響。有人道：「呵呀！你看星月交輝，好青天也。我久未作對，今晚對此天氣，不免作一對看看。」便朗吟：「星出天開面」海爺在樓下聽見：「呀！

樓上什麼人作對，怎麼只念一句便不念了？待我答他一句。」便叫道：「樓上人聽著：『雲飛月脫衣』。」樓上人聽了，暗想：「樓下人卻也稀奇。我在這裡做詩，誰要你多講？但聽他所對的詩句，卻也有趣。待我再吟一句，看他怎麼。」便吟道：「雪消山露骨。」海爺應口道：「冰融水剝皮。」樓上聽了，又暗稱：「樓下人的奇才，怎的如此敏捷？此人不但才高，而且膽大。他敢與老爺我作對，一定不曉我是進士，故敢在此放肆。待我再吟一首，與他暗謎，看他怎麼意思。」便吟道：小小青鬆三尺高，他人不識是蓬蒿。一朝得地身長大，未許樵夫下砍刀。

海爺聽了，想道：「那人好大話！我再和他一首。」便信口吟道：我是蒼鬆肯比蒿？經冬愈茂見貞操。

鬆高百尺為梁棟，蒿縱參差受折燒。

海爺吟罷，那人聽了大怒道：「可恨那樓下匹夫，大言欺人，出口不遜，眼內無珠，我且去打他幾掌。」忽又想道：「不可造次，凡事三思而行。待我再吟一首，將我前程安在詩意，看他如何。」便吟道：十年窗下磨穿硯，烈火爐中走一遭。

碎骨粉身全不怕，留將清白示英豪。

海爺道：「他詩中意思，不過是兩榜出身，有何稀奇？待我回他一首。」便吟道：世上英豪誰敢敵，氣衝鬥牛鬼神驚。

雖言目下身襤褸，曾與君王佐太平。

樓上那人聽了：「噯唷，不好了！樓下那人口氣不小，必是朝中一個大臣。我想前日得罪當朝宰相張居正，為此負罪在身，百計思維，終是無人解救，何不去會他一會？或者是個救星，也未可知。」叫家人：「你到樓下請那位答詩的老爺上樓相會。」

家人下樓來，見三個頭上都帶著氈帽，身穿布衣，十分襤褸，看不上眼，便大膽上前道：「老人家，老爺喚你上樓。」海洪聽了這話，大怒喝道：「好大膽狗才！」趕上一掌打去。那家人正在洋洋得意，不提防被他打了一交，爬起來也不回言，忙跑上來。

那人見了便問：「那位老爺可肯上樓麼？」家人道：「不肯。」那人道：「為何不肯？」家人道：「小的道我家老爺叫你上去，不想那旁邊一個慌慌張張趕上前，把小的打了一掌。」那人道：「狗才該打！方才我叫你『請』那位老爺上來，你怎麼『叫』他上來？快去請來。」家人不敢違命，只得下樓。

起先被他打怕了，遠遠站著說道：「老爺，家爺有請。」海爺道：「就去。」移步來到樓上，舉目一看，只見那人身掛鐵鏈，面色愁苦。海爺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晚生周元表，山西太原府人氏，新科進士，殿試二甲二十八名。因張居正要見面銀子，每一名要一千二百兩，晚生等三十四人，多是窮儒，哪裡有銀子與他？我等只得自家端正一本見駕。誰想聖上就著張居正批本。那奸賊就說我等初登仕籍，便目無國法，擅談首相，律該斬首。幸虧萬歲念我新進書生，開恩免死，發遠邊充軍。」海老爺道：「你們問罪在哪裡？」周爺道：「問在金山衙。」海爺道：「便叫解差過來。」

解差聽了，忙上樓，兩眼看著海爺，便問道：「老人家，你在此做什麼？」海爺道：「你在此做什麼？」解差道：「我奉刑部大人之命，押解這位到金山衙去的。」海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可放了此位爺鎖。」解差道：「老人家尊姓？」海爺道：「我的姓是說不得的。」解差道：「為什麼呢？」海爺道：「我們若說出來，你們跪也來不及了。」解差道：「說也好笑，你且說來，待我們慢慢磕頭。」

海爺道：「我這是百家姓所無的。」解差道：「莫非桑樹裡鑽出來的？你是老人家，我不打，快快下去。若是個後生家，便奉承他幾拳。」海爺道：「我實對你說，你不要駭怕。」解差道：「我是鼓樓上的雀，經風經浪過的，不怕，不怕！你說來。」

海爺大叫：「海洪！」海洪在樓下聽見，忙上樓來道：「老爺叫小的何事？」海爺道：「你去取我的冠帶過來。」

海洪取上冠帶，海爺穿好。解差忙忙磕頭道：「求老爺開恩。」海爺道：「你認識我嗎？」解差道：「小人實不認得。」海爺道：「我乃南直操江海爺便是。」解差連又磕頭：「小人有眼無珠，乞大人饒命。」周爺連忙也跪下道：「大人救晚生一命。」

海爺扶起道：「解差，你把周爺鎖開了。」解差連忙解開。海爺道：「海洪，銀子拿一兩與店家，叫他備酒，快來與周爺壓驚。」

海洪取銀子與店家。二人在樓上吃酒，談這張居正專權之事，直到半夜方止，各人安歇。

次日起來，海爺對周爺道：「賢契，你只在此等候，等老夫奏過聖上，自有旨意下來。」周爺再三致謝。

海爺主僕三人，即刻起身，忙去趕路，並無耽擱，不消半月，到了京城。海爺道：「海洪！已入京城了，你去尋個下處才好。」海洪道：「我們若下飯店，便要買飯吃，未免破費；不如尋個施食的所在，食了不用還錢，更妙。」海爺道：「胡說！世間那有吃飯不用還錢之理！」

海安道：「我想國子監祭酒杜元勛，是老爺的好友，我們竟到他家，諒他必不敢算錢。」海爺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海安道：「雖然使得，但老爺將什麼禮物送他？」海爺道：「不用禮物，只寫個帖子拜望拜望就是。」

海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快些寫來。」海爺持筆，正待要寫，忽想：「且住！全要白吃他飯，正要奉承他才是。」便寫了「原任南直操江海瑞拜」，付與海洪。

海洪拿帖來到杜元勛府門，管門的看了帖，輟轉身如飛跑到裡面道：「呵！不好了！」杜爺道：「有什麼不好？」管門道：「大門外有鬼了。」杜爺道：「胡說！有什麼鬼？」管門道：「就是南直操江海瑞老爺進來了！」杜爺聽說，心中吃驚，忙叫家人速備祭禮焚化。家人領命，立刻排祭堂中，紙錢紛紛燒化。

杜爺跪在堂中，說道：「老師呵！門生雖然未曾孝敬，時常思念老師，望你快快投生去，不要在此出魂恐嚇門生。」

這杜爺在堂中拜祝。海爺在門外等了一會不見出來。心中想道：「這老杜曉得我要打擾他，他故不敢出來。難道他不出來，我就不敢進去麼？」說罷，竟自進了大門，直到堂下。只見杜元勛俯伏堂上，口內說道：「老師陰魂可曾進來麼？若在門外，門生即當奉迎；如已進來，即請進來上坐，飲酒一杯，門生敬焚化紙錢，送老師歸天。」海爺見了，方知是疑我已死，來此出魂，故不敢迎接。便大腳步踱上堂前，大叫道：「賢契，我來了！」杜爺聽見，抬頭一看，唬得一身冷汗，戰戰兢兢，叩祝道：「請恩師陰魂上坐，酒肴紙錠，俱已端正。伏維尚享。」

海爺哈哈大笑道：「杜賢契，我不曾死，你不要駭怕。」杜爺聽見，立起來，按定精神，仔細一看，叫一聲「恩師」，海爺也叫一聲「杜賢契」；杜爺又叫一聲「海大人」，海爺也叫一聲「杜朋友」。二人哈哈大笑，挽手移步，中堂坐下，吩咐家人把行李搬進來。

杜爺道：「自從恩師歸鄉，不覺十有餘年。師母大人在家，諒必納福。」海爺道：「多謝賢契。老夫在林，聞得張居正專權，但路途傳聞，不知詳細。乞賢契告我。」杜爺道：「恩師，目今朝廷隆重於他，他便作惡多端。」海爺道：「他因什麼事，上本說我已死？」杜爺便將皇上做夢，要徵召恩師入朝，他恐恩師入京與他為難，故此妄奏恩師已死。說了一遍。

海爺道：「原來是這個情由。杜賢契，你曉得我今日來京之意麼？」杜爺道：「不知。」海爺道：「我今特來，要扳倒張居正。」杜爺道：「呀呵，這使不得！如今朝廷十分寵任，恐被他算計，反為不好。」海爺哈哈大笑道：「賢契，難道我不是他對手麼？你不記得嚴嵩的事麼？」杜爺道：「咳！恩師，一發一敗，自古皆然。今恩師年紀已老，何苦結怨於人？」海爺道：「如此，你莫不是也拜他門下麼？」杜爺道：「呀！門生遵恩師之訓，怎敢拜他門下？」海爺道：「如此你不必勸我。」

二人飲了半日，席散。海爺叫：「海洪，你把本章拿來。」

海洪送上本稿，海爺付與杜爺道：「賢契，煩與我騰清，明日好去一上本。」杜爺即刻把本騰清，送還海爺。叫人打掃西廳書齋，安頓恩師主僕三人。到晚間，送些參湯出來，海洪接過，就收拾去睡。

方才二更時候，海爺牀上就開口叫道：「海洪！海安！天明瞭，快些起來。」海洪道：「只有二更時候，起來何事？」海爺道：「不要管我，只要你起來。」二人無奈，只得爬起道：「老爺何事？」海爺道：「我要去見駕上本。」海洪道：「呀呵！老爺家中夫人、小姐再三相勸，杜老爺又勸，只是偏偏要去上本。」

老爺，小人勸你不要去惹禍罷！」海爺道：「你們那裡曉得我的心事！快取面水過來。」二人無奈，只得端來麵湯、參湯。海爺用過，便開口說話。不知所說何話，下回分解。